



不知

第一个单元讲的是“不知”——当人们对命运、环境、机遇等“外部因素”无从把控时，就会抱着一两个真理不放，犹如溺水之人抓住的那根稻草。无论学佛修道，抑或是算命打卦，人们总会期待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“真理”出现，但凡找到一个貌似安全的区域，就直接躺下，拒绝进一步探索的可能。



渴望见鬼的姑娘

小轻找到我时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ting，你能让我相信这世上有鬼吗？”

我想笑，这又是一个喜欢怪力乱神的姑娘，于是反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？”

小轻说：“你就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吧。”

我沉吟一下：“我觉得是有的，只是它不一定是我们理解的样子。”

小轻迫切追问：“那它是什么样子？怎么样才能看到它？需要什么法术吗？”

我隐隐觉得不对头，因为小轻的眼神里不只是好奇，还藏着很多别的东西。我看着她青白的面孔，也追问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那么想见鬼呢？”

小轻缓缓地说：“爸爸去得早，我跟妈妈和姐姐生活。我姐姐前阵子要结婚了，去婚检的时候居然查出了性病。姐姐是老实人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染的，我妈妈嫌丢人，就一直骂一直骂，结果……姐姐就当着我们的面，从楼上跳下去了。”

我屏住了呼吸。

沉默片刻，小轻接着说：“葬礼过后，我觉得姐姐死得太冤枉，就冲我妈妈发火……妈妈突发心脏病，当着我的面，也过去了。”

“我想相信有鬼、有天堂，这样她们就能原谅彼此，妈妈也能原谅我。如果死亡就这么终结一切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……但我是理工科的学生，从小就很唯物，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鬼神，我……我

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

小轻的语气没有变化，平稳如常。她盯着我问的时候，就像在求教一道化学习题，只希望能得出一个完美的公式。

我看着她，犹如临考的学生，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

沼泽里的童年

我第一次看到阿满出格的举动，是在一家“私塾”里。他当时正在“走钢丝”，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屋角的细铁架上试探前行，对外婆的尖声呼叫充耳不闻。

所谓私塾，就是前几年风行起来的一种私人学校，少则三五个孩子，多则几十个，每天从读《弟子规》《道德经》开始，条件更好的还能习武练字。南怀瑾就开了这样的一所学校，学费每年30万起，很多家长趋之若鹜。

我到的这个私塾位于上海郊区的奉贤，因为有位妈妈突发大愿，要成立一个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国学之家，就把自己的宅子奉献出来，到处挂满了打印出来的古诗古文。不过当地的乡亲们都很实惠，国学啥的咱弄不懂，但家里的“问题儿童”总算是有了地方去了。太好了！有不要钱的托儿所，还有古装的女教师看哟！（为了体现国学为本，这位妈妈总是穿着汉服。）

几天之内，这家私塾就收到了一个只会牛叫的女孩、一个断了胳膊没人照看的男孩，还有这个看起来全无毛病但是手段极为可怕的少年阿满。

刚八九岁的阿满已经被三所学校退学，找不到肯接收他的学校了。他在学校里几乎每天都要想出一个新鲜的危险游戏，比如在同学座位上钉钉子，用强力胶堵教室锁眼什么的。但这些还都是小事，等后来当他开始钻研物理、化学（据说一路看到高中课本），就已经是研制小型炸弹、买化学制剂了，据说有一次还在教室门上做了个石灰包，推门中招

的老师差点被烧瞎了眼。

但阿满最无敌的地方，就是他毫不介意任何后果，无论是肢解、切碎一只动物，还是弄残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甚至对于任何严厉的制裁，他都嬉笑着坦然面对。

他爸妈问我：“你说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但我的疑惑不在阿满身上，而是这对父母看起来丝毫不以为意，甚至说起儿子的种种劣迹时还有掩饰不住的得意，落点永远在“他真聪明啊，连这都想得到”。与此同时，外婆寸步不离阿满身边，一手拿水，一手拿面包，只要阿满停止说话或动作，她就双手递上：“要吃吧？要喝吧？”

阿满跟我们一路前往私塾，他总是笑嘻嘻的，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征兆。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里，他的爸妈已经把他的事迹讲了十几遍，他外婆的眼睛一秒钟也没有离开他的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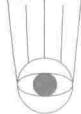
我感到一种陷入沼泽般的窒息感，整个车厢里黏腻得让人难以呼吸。阿满嘻嘻笑着，但眼神中分明有种森冷的东西……可怜的孩子，处在外国的我连一个小时都难以忍受，他却时时刻刻都要浸泡其中。

是的，幼苗长于土壤，没有无缘无故的异种。他的种种劣迹，可能都只是想要突围而出，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罢了。溺爱就像沼泽，尤其对于“天才型”的少年，唯一的抗争就是闯出各种各样的“祸”吧。

可是，我又能帮他做什么呢？

当天的私塾里正在举行宴会，乡亲们“喜大普奔”，纷纷贡献了瓜果梨桃和免费的劳动力。我看到阿满一个人溜进厨房，他父母忙于向新认识的人普及孩子的“特长”，外婆在院子里四处搜寻。出于同情心，我一声没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同行的一位姑娘牵着阿满走出来，我悄悄问她：“怎么了？阿满做了什么？”



那个姑娘神情淡定：“阿满他在后面把自己胳膊上的血痂揭开，吸里面的血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吸血，他说血很鲜，很好喝。”

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能接着问：“那你怎么办，让他不要喝吗？”

姑娘举重若轻：“我就用红糖加味精，给他调了一碗‘血汤’，他喝了，还说真好喝啊。”

真想给这姑娘点个“赞”。

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也许这才是对待所有“怪孩子”的康庄坦途。

一秒钟看尽一生

我有个美国的朋友，叫格雷戈，60多岁，头发纯白。

我是在一个道观里认识他的，他当时正跟着师父学太极，师父说他有点问题，我跟他聊了半天，也觉得他的确有点不太对头。

格雷戈是个画家，但从来不跟我说画画的事，我们的话题口味很重，没有一个适合在道观这种地方讲。格雷戈是gay，年轻时进过精神病院，出院后从伦敦搬到纽约，一晃就是几十年。我在纽约时住过他的小房子，干净整洁，但墙上贴着一行中文大字：“别紧张啊！”

我问他那是什么，他说是因为前列腺排尿不畅，所以每当上厕所前，就要用中文默念“别紧张啊！”，好像还挺管用。但据他自己坦言，最管用的方法其实是每隔十天打一次飞机，哪怕年事已高，这还是锻炼前列腺的最佳途径。

格雷戈的情绪永远是羞怯而惊悚的，如果不幸坐上一辆没有安全带的车子，他就会一直念一直念，生怕自己凭空飞了出去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当听到奇怪的言论，他就会捂住眼睛笑着叹息：“我的天哪！”笑完接着认真听。

我问格雷戈：“你怎么进的精神病院？你的性格是之前就这样，还是出院后变成了这样？”

格雷戈说，他小时候有一次爬树的时候掉了下来，在落地的一瞬间，清晰地“看到”了自己的一生。这种“看到”是超越了时间维度的，就好像我们从三维空间看二维平面图那么一目了然。在那一瞬间，格雷戈仿佛是从四维空间看到了三维的一生——从头到尾，毫厘不爽。



我问：“那你就知道了未来所有的事吗？”

格雷戈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那样。那不是事件，而是一种‘known’，它打破了一切事情的意义感，让你不再能确定活着的意义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形容，它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明白的，真是抱歉。”

所以，格雷戈的一生都过得恍恍惚惚的，完全没有重点。上一次见他时，格雷戈正在为要不要搬回英国而纠结，其中最难解的点，是他的椅子可能没法带走……作为朋友，我很认真地对他说：“格雷戈，亲爱的，我确信英国一定也有椅子卖！”

我曾经看过很多类似的案例，比如“人虫说”，就是指从四维或更高维度观察人类，从出生到死去所运行的轨迹看起来就是一条长长的虫子——头是卵子，尾是骨灰。如果真的有四维空间的生物，我们的存在（包括任何努力）对于它而言，的确是“毫无意义”的，因为所有的因果都可以一目了然。

格雷戈送了我一幅他的画，是一个饱满圆润的杌果，如果按尺寸来算的话，价值220美元。他说，他给这幅画注入了一些特别的能量，至于是什么，他还是说不清。这幅画就放在我的书架上，散发着幽幽的气息。

女子风干师

你被人请过吃早饭吗？

我说的既不是跟一夜情对象睡觉起来，一起喝牛奶、煎鸡蛋的那种，也不是在商务活动中，酒店自助早餐的会谈，而是正儿八经地提前一天预约，大清早出门去赴约的那种。最特别的是，吃完、谈好就各自作鸟兽散，并没有安排什么一整天的活动。

我估计你没有过，因为你认识我这个古怪的朋友——安，她是一位“女子风干师”。

从行动上来说，不是她“请”我吃早饭，而是AA制。安的行为混杂了东方和西方的多种习惯，规则具体怎么用，什么时候用，要随她喜欢。当然，她的丈夫是台湾人，情人们又来自世界各地，表现出一点点国际性混搭风格也是可以接受的。

我第一次见安，是在心理学的课堂上，据说她在一个小公寓里布置了一个灵修的空间，我当时还不知道所谓灵修是怎么回事，很好奇，就一起去了。当天的内容是播放了一个PPT，好像是讲什么心灵语言的，具体是什么已经很模糊了，只记得我如惯常般连挖苦带质疑，弄得气氛很是尴尬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安第二天就约我出来吃饭，她的原因很简单：“我觉得你长得不错。”

安迟到了近一个小时，还没坐下就跟我交代：“我家狗生了病，要去洗澡，迟到了，真是万分抱歉！”停了一下，她又若无其事地补充，“哦，还有，我早上刚刚做了一次很棒的爱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才回应道：“安，我是gay来着，预先



提醒一下，不要打我的主意。”

她却无动于衷：“我不介意跟gay做爱啊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你一定以为安是个淫荡的女人。你错了，安在说有关性的话题的时候，是非常有学术性、抒情性、探究性的……总之不是下流的姿态，她的灵修生活貌似将她的性行为升华到了一个凡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尤其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，这种“开放”三两下就能把对方踹倒在地。

在和安熟悉起来以后，我发现性话题其实只是她狐假虎威的一种武器，她更享受的是陌生人猝不及防的慌乱表情——尤其是男性，往往已经习惯了自己主动进攻的角色，蓦然遭遇这么一位女色情狂，还搭配上修行者的姿态，的确会在瞬间无从应对。你是该跟她色情下去？还是探讨性行为的本质？前者是你下流，后者是你虚伪，男性的性别就决定着你永远赢不了。

好在我是gay，哇哈哈，这真是一个无比自由的身份，甚至自由到当她脖子上箍着一圈松紧带，还别着一朵塑料花的时候，我都可以随手拉起来，再放掉——叭！一条红印！她那一套在我面前彻底沦为花拳绣腿，随便伸一根脚趾都能绊她一个跟头。

可她就是很爱跟我厮混，或许是因为在我面前，她才可以不装。

安好像有好几份工作，还定期组织国外老师讲灵修课，她很乐意扮神秘，从来历到经历，都像李宇春的胸部那么若有若无——你说有，那是肯定有的，让我验证一下吧？“你个臭流氓！”

安是一个努力的灵修者，但她并不是只对灵修才努力。努力是她的常态，不努力就浑身痒痒。甚至连交往情人，她都会努力做到：品种更多，质量更好，时间更短。

时间更短是为了品种更多，品种更多总能挑出更好的质量，但“好质量”是一个心理变量，随着安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相处的时间必然越来越

越短……真是一个完美的循环，但随着这个循环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即便像安这么拼命努力的女人，也总有跟不上的一天。

西方的宗教里没有来生，所以西方人守时如金，不断加快节奏，希望在此生享受更多。生命如此有限，所以一定要努力工作，努力玩，努力生活，努力恋爱。努力，是一种阳性的品质，它紧张、收缩、不放松，将焦虑感深刻地嵌入到了每个现代人的DNA中。

灵修从某种意义上，是对“努力”的一种解放，时髦的都市人用灵修、瑜伽或者中医、养生什么的，来平衡自己过于紧绷的人生。但有很多人“努力”惯了，如安一样，无力摆脱努力的惯性，于是安每天勤奋地练习“静心”，严格地执行戒律，满嘴乱七八糟的咒语。

安有着一张枯萎的，没有水分和笑颜的脸庞，在她努力的背后，深埋着对死亡永恒的恐惧。她不断地大声宣布她灵修的最新进展，是那么喜悦，那么光明，那么升华……而在真正的生活里，她在每一段感情尚未变冷之前，就主动出手了结，趁它尚且新鲜时风干腌制，切片保存。

我认识收藏茶壶成癖的，收集火柴盒上瘾的，硬盘里塞满A片的……每一个貌似完美的收藏家背后，可能都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缺失。安是一个“感情收集者”，一位出色的“女子风干师”，她能灌制、造型完美的欧洲腊肠，也能封存路边随手采摘的小蘑菇，林林总总的货色摆满了她的记忆。但，这样就算充分地活过了吗？

这个问题好难。

在又一次早餐聚会之后，安就此没了音信。我没试图再联络她，虽然偶尔也会有点想念。

就让我用这篇文字风干了你吧，亲爱的安，以此向你精湛的风干技艺致敬。



人肉念佛机

莲，学佛妇女，中年离异，有子出国，在上海独居三室两厅的大房子……其实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就已经囊括了她所有的所有。

莲有“四个基本元素”——只要跟莲对话，就可以听到这“四个元素”被反复地、无限次地进行各种排列组合。

以下是这四句话的原声再现，排序不分先后：

一：学佛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！我马上又要去××寺学习了！

二：我老公跟我分手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恨他！

三：我儿子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他说的话，都充满了无限的智慧！

四：我那三室两厅的房子，我一个人住太可惜了，我要把它贡献出来去做善事……（附上若干用途）

第一次听时我很认真，还妄图出谋划策……第二次听了十分钟之后，我发现她并不需要我的主意……第三次听了二十分钟后，我只想逃得远远的……嗯，只要给她足够的时间，她应该可以把这“四个元素”复制粘贴到全宇宙吧？

打过一次交道之后，我就尽量躲着莲，但天意弄人，不幸还是发生了。

有一次，我必须开车带她从上海往返杭州，在来回六个多小时中，莲的四个基本元素让我的脑浆全面沦陷，她像个“人肉念佛机”一样，用同样的频率、同样的亢奋度喧嚣了一路。为了不憋死在车厢里，我只好拎起了“心理学”这把菜刀。

我大喝一声：“停！！莲，现在你不许说话，换我讲五分钟！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也不管她懂不懂，连珠炮一样发射出来：

“一，‘佛法’的确很棒，它帮你走出了人生逆境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内心越不确定，嘴上才会越是强调。严重的就像你这样，重复个没完没了，这算是‘佛法强迫症’吧，是另一种精神毒瘾。

“二，你试图说服自己，不要再憎恨老公薄情寡义，但‘理’上通过了，‘情’上却没有。你想用佛法来转化这人生最大的纠结，但因为你不肯直面疮疤，所以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‘不恨’上，那样只会郁结更深。

“三，你的儿子代表‘未来’和‘希望’，是你内心超越一切的精神寄托。但他已经被你升华为一个精神图腾，距离更加深了这种‘完美’度。他真正的作用，是用来证明你的生命并不‘完全失败’。

“四，你的房子，是安全感的重要支撑点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家的意义是‘丈夫+儿子+房子’，但现在就只剩下了空空的房子，所以你通过不断把它虚拟地‘奉献’出来，就是要填充它作为‘家’的空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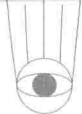
车厢里万籁俱寂，只有刀尖滴血的声音。莲沉默了，四个元素散落一地，直到终点都没再响起。

你莫非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

没有！请千万不要低估“佛法”的威力！！

一个多月后，我再次见到了莲，她无比兴奋地告诉我，她终于想通了！她觉得，那天的对话是佛祖带给她的一个“开示”，所以，现在她在四个基本元素之后，又加上了第五元素：

“我有一个朋友叫ting，他说……”



没那么容易死去

我现在的合作伙伴叫老黄，老黄是上海第一家临终关怀组织的创始人。

可能是见惯生死的缘故，我们经常把生死话题挂在嘴边，而且貌似全无畏惧。但我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——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不能决定自己如何死去。如果在临终之际痛苦辗转、孤苦无依，或是被插满管子，一拖多年，那都是比死亡远为可怕的际遇。

有人托转过来一个案主，是一位中年男性，刚查出肝癌晚期，至多还有三个月的生命。因为人在深圳，据说无亲无友，只能独自等死。所以老黄打算把他接到上海来，安排进相熟的社区医院，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设想，而且听起来就很“全活儿”：三个月时间不长不短，案主年纪也不大，价值观层面很好沟通，应该可以留下不少“感人”的片段。于是，老黄带着如上期许赶赴深圳，准备做一次完美的“临终天使”。

但是，事情全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。

到了深圳，案主拒绝见面，并横空跳出了一个亲妹妹来。妹妹常年住在英国，这次为了哥哥请了两周假回到国内，面对这种“等死”的状况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——是留在国内照顾哥哥，还是狠心回去英国？万一三个月之后没有死亡，那还要留多久？

万般纠结的妹妹只好委托“专业机构”，想由专业人员来替她承担责任。但这个安排其实只是妹妹单方面的意见，哥哥真正想要的还是亲人

陪伴，但又说不出口，就用“拒不见面”来进行消极抵抗。

事情就这么僵住了，老黄无计可施，进退两难。

妹妹被亲情道德的压力所困，与其说不忍，不如说是不敢面对内心的自我谴责。哥哥被孤独而死的恐惧所困，但他也不敢承担拖累妹妹的责任。而老黄也被自己的“专业身份”噎得如鲠在喉——对于妹妹，他究竟是承担了一份伟大的社会责任，还是仅仅替她找到一个合理逃避的借口？对于哥哥，他究竟能不能用所谓的“专业”来替代亲情，如果不能，这所谓的临终关怀，又有什么具体的价值？

或许当下最好的“关怀”，就是能说服妹妹留下，一句顶一万句。与此相比，所有的“专业技巧”都是无聊的絮语。

无知者才无畏，在临终关怀领域，只有新手会相信“专业”的力量。因为在生死面前，你必须随时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只有将自己放低在尘埃里，你才能一次次承受住生离死别，成为一个最单纯的陪伴者。

但这件事的结果谁也没有想到。

妹妹突然信了佛，并宣布这一切都是因果所致，做人要随缘认命。所以，她就放下“执着”，回了英国。

宗教，有时可以令人笑对生死，有时却成了最为糟糕的托词。

那个案子之后，老黄很久都没有缓过劲儿来。



菩萨蛮

小学时候，我有两个小伙伴的妈妈做人非常棒，对上孝顺公婆，对下关爱子女，是个公认的大好人。

他们家住在近郊，有一个大院子，养了一条相当凶悍的德国黑背，名叫“黑子”。我经常去他们家玩，看着它从一条毛茸茸的小狗出落成了一条威风凛凛的狼犬。我们都非常爱黑子，经常带着它漫山遍野地乱跑。

后来，小伙伴的家要搬到市中心去，很可能养不了狗，黑子的去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他们的妈妈好像成竹在胸，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样子。

有一天，小哥俩放学回到家，没有看到黑子，他们的妈妈诡异地微笑，不肯回答狗去了哪里。晚饭时候，桌上放着一个大炖锅，黑子已经变成了满满的一锅狗肉。他们的妈妈笑着招呼：“快吃啊！自家养的狗很肥，没有毒！”

……我不知道小哥俩是怎么抗过去的，反正我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。

多年之后，我想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妈妈——对于那一代人来说，实用功能大过一切，可能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些所谓的“情感”。狗就是实用的“东西”，可以看家，当然也可以吃掉，不浪费才最重要。这个强悍的心理机制几乎滴水不进，所有与之无关的东西，她都会选择性地视而不见。

而再后来，我又遇到过无数这样的“好人”，他们的外壳总是温和善良的，但在最核心的地方，都藏着这股令人毛骨悚然的“无视”，真是

让人“细思恐极”。

茵姑娘，女，35岁，没嫁人，没男友，曾经美过。

她原来是搞直销的，自打看了净空法师的《和谐拯救危机》，就铁了心地要做公益。

我认识茵姑娘的时候，她正在运作一个公益组织，貌似想要撬动“企业社会责任”。这是个比较冷门的公益方向，也相当枯燥，应该没有人要听认真。但茵姑娘一坐下就是长达两个小时的无缝倾吐，以我“破”人无数的功力，在她面前竟插不上一句半句。因为茵姑娘在说话的时候，具有一种真正旁若无人、母仪天下的姿态，她全程封闭了“看”和“听”这两个功能，只剩下一个字：说！……直说得人“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山崩地裂不改颜”。

呵呵，这并不是说她听不到你说话，她不是聋子，你要说什么，她都立马做出侧耳倾听状，并全神贯注地频频点头，还露出八颗牙齿冲你优雅地微笑。但等你话音方落，她该说啥还是说啥，完全不会受到半点影响。我用尽了一切方式想跟她建立起人类之间的“沟通”，均以完败告终。

茵姑娘来找我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化缘。她想要开一场慈善义卖，据说已经募到了一个玉石收藏家的几件家藏，说是只要能卖出去，所有款项都用来支持她的公益事业。比如藏品中最值钱的是一串玛瑙佛珠，市价80万元，而如果茵姑娘拍不出去，那就还得物归原主……举办一场像样的拍卖会至少要几万块，茵姑娘没有钱，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，所以就四处募款。

说真心话，我觉得这事儿万分不靠谱，不要说这种临时起意的拍卖，就算是筹谋已久的专业拍卖，也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才能确保藏品不至于流拍。靠几个志愿者拉来的一些撑场面的企业，有谁会大方到一出